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

话说向知府听见摘印官来，忙将刑名、钱谷[[1]](#footnote-1)相公都请到跟前，说道：“诸位先生将房里各样稿案[[2]](#footnote-2)查点查点，务必要查细些，不可遗漏了事。天二评：处之坦然，可知平素未做坏事。说罢，开了宅门，匆匆出去了。出去会见那二府，拿出一张牌票来看了，附耳低言了几句，二府上轿去了，差官还在外候着。向太守进来，亲戚和鲍文卿一齐都迎着问。向知府道：“没甚事，不相干。是宁国府知府坏了，委我去摘印。”当下料理马夫，连夜同差官往宁国去了。

衙门里打首饰，缝衣服，做床帐、被褥，糊房，打点王家女儿招女婿。忙了几日，向知府回来了，择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。衙门外传了一班鼓手，两个傧相[[3]](#footnote-3)进来。鲍廷玺插着花，披着红，身穿绸缎衣服，脚下粉底皂靴，先拜了父亲，吹打着，迎过那边去，拜了丈人、丈母。小王穿着补服，出来陪妹婿。吃过三遍茶，请进洞房里和新娘交拜合卺，不必细说。次日清早，出来拜见老爷、夫人，夫人另外赏了八件首饰，两套衣服。衙里摆了三天喜酒，无一个人不吃到。满月之后，小王又要进京去选官。鲍文卿备酒替小亲家饯行。鲍廷玺亲自送阿舅上船，送了一天路才回来。自此以后，鲍廷玺在衙门里，只如在云端里过日子黄评：折了福了，所以后面有许多疙瘩事。

看看过了新年，开了印，各县送童生来府考。向知府要下察院[[4]](#footnote-4)考童生，向鲍文卿父子两个道：“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。这些小厮们若带去巡视，他们就要作弊，你父子两个是我心腹人，替我去照顾几天。黄评：信文卿一至于此。鲍文卿领了命，父子两个在察院里巡场查号。安庆七学[[5]](#footnote-5)共考三场。见那些童生，也有代笔的，也有传递的天二评：安庆文风甚坏，至有缴卷时夹片求恩及钱粟者，至今犹然。大家丢纸团，掠砖头，挤眉弄眼，无所不为。到了抢粉汤、包子的时候，大家推成一团，跌成一块天二评：滔滔皆是，岂独安庆。鲍廷玺看不上眼黄评：戏子都看不上眼，骂杀。有一个童生，推着出恭，走到察院土墙跟前，把土墙挖个洞，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，被鲍廷玺看见，要采他过来见太爷。鲍文卿拦住道：“这是我小儿不知世事。相公，你一个正经读书人，快归号里去做文章，倘若太爷看见了，就不便了。”忙拾起些土来把那洞补好，把那个童生送进号去天二评：盛德事也。黄评：不敢多事，留其廉耻，士君子且难能之。

考事已毕，发出案来，怀宁县的案首叫做季萑天二评：季萑是后书要用之人，於此出现。他父亲是个武两榜，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，在家候选守备。发案过了几日，季守备进来拜谢，向知府设席相留，席摆在书房里，叫鲍文卿同着出来坐坐。当下季守备首席，向知府主位，鲍文卿坐在横头。季守备道：“老公祖这一番考试，至公至明，合府无人不服。”向知府道：“年先生，这看文字的事，我也荒疏了；倒是前日考场里，亏我这鲍朋友在彼巡场，还不曾有甚么弊窦。天二评：不没人善。此时季守备才晓得这人姓鲍黄评：妙在同席不问姓。后来渐渐说到他是一个老梨园脚色，季守备脸上不觉就有些怪物相天二评：季守备知以梨园同席为非，尚非随波逐流者，但不可概论耳。向知府道：“而今的人，可谓江河日下。这些中进士、做翰林的，和他说到传道穷[[6]](#footnote-6)经，他便说迂而无当；和他说到通今博古，他便说杂而不精；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，全然看不得齐评：说尽世途弊病，时至末流，欲其返朴还原岂可得哉！t传道穷经是八股，通今博古是八股，事君交友是八股中虚字眼。黄评：举世同之。不如我这鲍朋友，他虽生意是贱业，倒颇颇多君子之行。” 因将他生平的好处说了一番，季守备也就肃然起敬。酒罢，辞了出来。过三四日，倒把鲍文卿请到他家里吃了一餐酒，考案首的儿子季萑也出来陪坐。鲍文卿见他是一个美貌少年，便问：“少爷尊号？”季守备道：“他号叫做苇萧。”当下吃完了酒，鲍文卿辞了回来，向向知府着实称赞这季少爷好个相貌，将来不可限量黄评：季苇萧因相貌而得名士之称，故须先写一笔。

又过了几个月，那王家女儿怀着身子，要分娩；不想养不下来，死了天二评：廷玺福薄，此女命短，文卿时运已完。鲍文卿父子两个恸哭。向太守倒反劝道：“也罢，这是他各人的寿数，你们不必悲伤了。你小小年纪，我将来少不的再替你娶个媳妇。你们若只管哭时，惹得夫人心里越发不好过了。”鲍文卿也吩咐儿子，叫不要只管哭。但他自己也添了个痰火疾，不时举动[[7]](#footnote-7)，动不动就要咳嗽半夜，意思要辞了向太爷回家去，又不敢说出来。恰好向太爷升了福建汀漳道天二评：明时布政司有左右参政、左右参议，按察司有副使、佥事，皆即今之道员。既托名明官，不当径称今制，此亦疏忽之过。平步青评：此等皆稗官家故谬其辞，使人知为非明事。亦如西游演唐事，托名元人，而有銮仪卫明代官制；红楼梦演国朝事，而有兰台寺大夫、九省总制节度使、锦衣卫也。江秋珊《杂记》嫌其芜杂，亦未识此。此评可删。鲍文卿向向太守道：“太老爷又恭喜高升，小的本该跟随太老爷去，怎奈小的老了，又得了病在身上。小的而今叩辞了太老爷回南京去，丢下儿子跟着太老爷伏侍罢。”向太守道：“老友，这样远路，路上又不好走，你年纪老了，我也不肯拉你去。你的儿子，你留在身边奉侍你，我带他去做甚么！我如今就要进京陛见[[8]](#footnote-8)。我先送你回南京去。我自有道理。”次日，封出一千两银子，叫小厮捧着，拿到书房里来，说道：“文卿，你在我这里一年多，并不曾见你说过半个字的人情齐评：可见前次如说人情，即要被人看不起的。天二评：暗缴上文。黄评：此层最难得。我替你娶个媳妇，又没命死了。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。而今这一千两银子送与你，你拿回家去置些产业，娶一房媳妇，养老送终。我若做官再到南京来，再接你相会。”鲍文卿又不肯受。向道台道：“而今不比当初了。我做府道的人，不穷在这一千两银子，你若不受，把我当做甚么人！天二评：文卿不得不受了。鲍文卿不敢违拗，方才磕头谢了黄评：仍不受是正理，辞而后受亦是正理，凡以准乎人情而已。向道台吩咐叫了一只大船，备酒替他饯行，自己送出宅门。鲍文卿同儿子跪在地下，洒泪告辞，向道台也挥泪和他分手黄评：竟不异道义之交，何必以贵贱判然。今之士大夫如此者有之乎？。

鲍文卿父子两个，带着银子，一路来到南京，到家告诉浑家向太老爷这些恩德，举家感激。鲍文卿扶着病出去寻人，把这银子买了一所房子，两副行头，租与两个戏班子穿着；剩下的，家里盘缠。又过了几个月，鲍文卿的病渐渐重了，卧床不起。自己知道不好了，那日把浑家、儿子、女儿、女婿都叫在跟前，吩咐他们：“同心同意，好好过日子，不必等我满服，就娶一房媳妇进来要紧。”说罢，瞑目而逝。阖家恸哭，料理后事，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间，开了几日丧。四个总寓的戏子都来吊孝。鲍廷玺又寻阴阳先生寻了一块地，择个日子出殡，只是没人题铭旌黄评：戏子而有铭旌耶？然以鲍文卿之为人论，竟不妨用之。向太守题曰“老友”，不愧也。正在踌躇，只见一个青衣人飞跑来了，问道：“这里可是鲍老爹家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便是。你是那里来的？”那人道：“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爷来了，轿子已到了门前。”鲍廷玺慌忙换了孝服，穿上青衣，到大门外去跪接。向道台下了轿，看见门上贴着白，问道：“你父亲已是死了？”鲍廷玺哭着应道：“小的父亲死了。”向道台道：“没了几时了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明日就是四七。”向道台道：“我陛见回来，从这里过，正要会会你父亲，不想已做故人齐评：所谓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”也。你引我到柩前去。”鲍廷玺哭着跪辞，向道台不肯，一直走到柩前，叫着：“老友文卿！黄评：四个字有无限深情，我阅之亦欲恸哭。文章之感人如是，惟真也。恸哭了一场，上了一炷香，作了四个揖。鲍廷玺的母亲也出来拜谢了。向道台出到厅上，问道：“你父亲几时出殡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择在出月初八日。”向道台道：“谁人题的铭旌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小的和人商议，说铭旌上不好写。”向道台道：“有甚么不好写！取纸笔过来。”当下鲍廷玺送上纸笔。向道台取笔在手，写道：

皇明义民鲍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天二评：何不竟题老友某人之柩。义民未甚妥。黄评：义字足以该之。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[[9]](#footnote-9)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顿首拜题。

写完，递与他道：“你就照着这个送到亭彩店内去做。”又说道：“我明早就要开船了，还有些少助丧之费，今晚送来与你。”说罢，吃了一杯茶，上轿去了。鲍廷玺随即跟到船上，叩谢过了太老爷回来。晚上，向道台又打发一个管家，拿着一百两银子，送到鲍家黄评：情至义尽。那管家茶也不曾吃，匆匆回船去了。

这里到出月初八日，做了铭旌。吹手、亭彩、和尚、道士、歌郎，替鲍老爹出殡天二评：细写者所以荣鲍文卿也。一直出到南门外。同行的人，都出来送殡，在南门外酒楼上摆了几十桌斋。丧事已毕。

过了半年有馀，一日，金次福走来请鲍老太说话。鲍廷玺就请了在堂屋里坐着，进去和母亲说了。鲍老太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金师父，许久不见。今日甚么风吹到此？”金次福道：“正是。好久不曾来看老太，老太在家享福。你那行头而今换了班子穿着了？”老太道：“因为班子在城里做戏，生意行得细，如今换了一个文元班，内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，在盱眙、天长这一带走。他那里乡绅财主多，还赚的几个大钱。”金次福道：“这样，你老人家更要发财了。”当下吃了一杯茶，金次福道：“我今日有一头亲事来作成你家廷玺，娶过来倒又可以发个大财。齐评：此语最足动听。黄评：娶亲先讲发财，不知正是倒运。鲍老太道：“是那一家的女儿？”金次福道：“这人是内桥胡家的女儿。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门[[10]](#footnote-10)，起初把他嫁了安丰典管当的王三胖。不到一年光景，王三胖就死了。这堂客才得二十一岁，出奇的人才，就上画也是画不就的。因他年纪小，又没儿女，所以娘家主张着嫁人。这王三胖丢给他足有上千的东西：大床一张，凉床一张，四箱、四橱，箱子里的衣裳盛的满满的，手也插不下去黄评：戏子口角逼真。金手镯有两三付，赤金冠子两顶，真珠、宝石，不计其数。还有两个丫头，一个叫做荷花，一个叫做采莲，都跟着嫁了来。你若娶了他与廷玺，他两人年貌也还相合，这是极好的事。天二评：说得如火如荼，老太婆已麻倒。一番话，说得老太满心欢喜，向他说道：“金师父，费你的心！我还要托我家姑爷出去访访；访的确了，来寻你老人家做媒。”金次福道：“这是不要访的，——也罢，访访也好。我再来讨回信。”说罢，去了。鲍廷玺送他出去。到晚，他家姓归的姑爷走来，老太一五一十，把这些话告诉他，托他出去访。归姑爷又问老太要了几十个钱带着，明日早上去吃茶。

次日，走到一个做媒的沈天孚家。沈天孚的老婆也是一个媒婆，有名的沈大脚。归姑爷到沈天孚家，拉出沈天孚来，在茶馆里吃茶，就问起这头亲事。沈天孚道：“哦！你问的是胡七喇子[[11]](#footnote-11)么黄评：一“哦”字便妙，加以“喇子”之称，便知有许多妙文在内。他的故事长着哩！你买几个烧饼来，等我吃饱了和你说。”归姑爷走到隔壁买了八个烧饼，拿进茶馆来，同他吃着，说道：“你说这故事罢。”沈天孚道：“慢些，待我吃完了说。”当下把烧饼吃完了，说道：“你问这个人怎的？莫不是那家要娶他？这个堂客是娶不得的！若娶进门，就要一把天火！天二评：先排场一番．以见此事直为归姑爷所误。黄评：奇谈，然不奇也，败家与天火何异。归姑爷道：“这是怎的？”沈天孚道：“他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头的女儿。偏头死了，他跟着哥们过日子。他哥不成人，赌钱吃酒，把布政使的缺都卖掉了。因他有几分颜色，从十七岁上就卖与北门桥来家做小。他做小不安本分，人叫他‘新娘’，他就要骂，要人称呼他是‘太太’齐评：此妇立志颇高，后文也算有才不遇。黄评：做小尚要称太太，何况做大。被大娘子知道，一顿嘴巴子，赶了出来。复后嫁了王三胖。王三胖是一个候选州同[[12]](#footnote-12)，他真正是太太了黄评：从此一直太太了。他做太太又做的过了：把大呆的儿子、媳妇，一天要骂三场；家人、婆娘，两天要打八顿。这些人都恨如头醋[[13]](#footnote-13)。不想不到一年，三胖死了。儿子疑惑三胖的东西都在他手里，那日进房来搜；家人、婆娘又帮着，图出气。这堂客有见识，预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饰，一总倒在马桶里。那些人在房里搜了一遍，搜不出来；又搜太太身上，也搜不出银钱来。他借此就大哭大喊，喊到上元县堂上去了，出首儿子。上元县传齐了审，把儿子责罚了一顿，又劝他道：‘你也是嫁过了两个丈夫的了，还守甚么节！看这光景，儿子也不能和你一处同住，不如叫他分个产业给你，另在一处。你守着，也由你；你再嫁，也由你。天二评：善知识。当下处断出来，他另分几间房子在胭脂巷住天二评：胭脂巷宜有虎。就为这胡七喇子的名声，没有人敢惹他。这事有七八年了。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岁天二评：於廷玺十年以长。他对人自说二十一岁。”归姑爷道：“他手头有千把银子的话，可是有的？”沈天孚道：“大约这几年也花费了。他的金珠首饰、锦缎衣服，也还值五六百银子，这是有的。”归姑爷心里想道：“果然有五六百银子，我丈母心里也欢喜了；若说女人会撒泼，我那怕磨死倪家这小孩子！黄评：大有吞家私之意。因向沈天孚道：“天老，这要娶他的人，就是我丈人抱养这个小孩子。这亲事是他家教师金次福来说的。你如今不管他喇子不喇子，替他撮合成了，自然重重的得他几个媒钱。你为甚么不做？”沈天孚道：“这有何难，我到家叫我家堂客同他一说，管包成就。只是谢媒钱在你。”归姑爷道：“这个自然。我且去罢，再来讨你的回信。”当下付了茶钱，出门来，彼此散了。

沈天孚回家来和沈大脚说。沈大脚摇着头道：“天老爷黄评：又是“天老爷”，与前“哦”字合起来，此人娶得娶不得？。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天二评：你既晓得，何故惹他。他又要是个官，又要有钱，又要人物齐整，又要上无公婆，下无小叔、姑子齐评：一层深一层。他每日睡到日中才起来，横草不拿，竖草不拈，每日要吃八分银子药黄评：南京实有此等婆娘。他又不吃大荤，头一日要鸭子，第二日要鱼，第三日要茭儿菜鲜笋做汤；闲着没事，还要橘饼、圆眼、莲米搭嘴；酒量又大，每晚要炸麻雀，盐水虾，吃三斤百花酒黄评：尽够尽够，抵得天火矣。上床睡下，两个丫头轮流着捶腿，捶到四更鼓尽才歇。我方才听见你说的，是个戏子家，——戏子家有多大汤水弄这位奶奶家去！”沈天孚道：“你替他架些空罢了！”沈大脚商议道：“我如今把这做戏子的话藏起不要说，也并不必说他家弄行头。只说他是个举人天二评：举人亦戏子耳。不日就要做官；家里又开着字号店，广有田地。这个说法好么？”沈天孚道：“最好！最好！你就这么说去！”

当下沈大脚吃了饭，一直走到胭脂巷，敲开了门。丫头荷花迎着出来问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”沈大脚道：“这里可是王太太家？”荷花道：“便是。你有甚么话说？”沈大脚道：“我是替王太太讲喜事的。黄评：太太而讲喜事。荷花道：“请在堂屋里坐。太太才起来，还不曾停当。”沈大脚说道：“我在堂屋里坐怎的，我就进房里去见太太。”当下揭开门帘进房，只见王太太坐在床沿上裹脚，采莲在傍边捧着矾盒子。王太太见他进来，晓得他为媒婆，就叫他坐下，叫拿茶与他吃。看着太太两只脚足足裹了有三顿饭时才裹完了，又慢慢梳头、洗脸、穿衣服，直弄到日头趖西[[14]](#footnote-14)才清白[[15]](#footnote-15)天二评：沈大脚早已饿了。因问道：“你贵姓？有甚么话来说？”沈大脚道：“我姓沈。因有一头亲事来效劳，将来好吃太太喜酒。”王太太道：“是个甚么人家？”沈大脚道：“是我们这水西门大街上鲍府上，人都叫他鲍举人家。家里广有田地，又开着字号店，足足有千万贯家私黄评：意在必成，不妨任意夸张。本人二十三岁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兄弟儿女，要娶一个贤慧太太当家，久已说在我肚里了。我想这个人家，除非是你这位太太才去得，所以大胆来说。”王太太道：“这举人是他家甚么人？”沈大脚道：“就是这要娶亲的老爷了，他家那还有第二个！”王太太道：“是文举，武举？”沈大脚道：“他是个武举天二评：偏说武举，斟酌尽善。扯的动十个力气[[16]](#footnote-16)的弓，端的起三百斤的制子[[17]](#footnote-17)，好不有力气！齐评：王太太颇有见解．其奈沈大脚会说何？说文举不像娶再醮之人，不如说武举的像；又添有力气一句话，遂觉活灵活现，如见其人。行文有旁观一句十分得力者．所谓颊上三毫也。黄评：笑倒。王太太道：“沈妈，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见过大事的，不比别人。想着一初到王府上，才满了月，就替大女儿送亲，送到孙乡绅家。那孙乡绅家三间大敞厅，点了百十枝大蜡烛，摆着糖斗、糖仙，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席[[18]](#footnote-18)，戏子细吹细打，把我迎了进去。孙家老太太，戴着凤冠，穿着霞帔，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间，脸朝下坐了；我头上戴着黄豆大珍珠的拖挂，把脸都遮满了黄评：得不喷饭。一边一个丫头拿手替我分开了，才露出嘴来吃他的蜜饯茶黄评：阅者肠子要笑断否？我服先生写得出。天二评：还要两个丫头来，一个捧头，一个捧颏。唱了一夜戏，吃了一夜酒。第二日回家，跟了去的四个家人婆娘，把我白绫织金裙子上弄了一点灰，我要把他一个个都处死了；他四个一齐走进来跪在房里，把头在地板上磕的扑通扑通的响天二评：与安东县里暖阁板上驴子走的格登格登声相应。我还不开恩饶他哩。沈妈，你替我说这事，须要十分的实；若有半些差池，我手里不能轻轻的放过了你。齐评：鲍老太要归家姑爷去访，而王太太竟不一访者．一则妇女没脚蟹，二则七喇子名声，媒人如空谷足音．已等待七、八年，一遇沈大脚生花之口，遂满心快活，不暇细详矣。天二评：若媒人说谎，其死必矣。沈大脚道：“这个何消说？我从来是‘一点水一个泡’的人，比不得媒人嘴黄评：妙在自说“比不得媒人嘴”。若扯了一字谎，明日太太访出来，我自己把这两个脸巴子送来给太太掌嘴。天二评：噫嘻，脸巴子危矣。该先挂一号。黄评：虽喇子亦不得不信。王太太道：“果然如此，好了，你到那人家说去，我等你回信。”当下包了几十个钱，又包了些黑枣、青饼之类，叫他带回去与娃娃吃黄评：娃娃是南京土语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忠厚子弟，成就了恶姻缘；骨肉分张，又遇着亲兄弟。不知这亲事说成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刑名、钱谷——地方官聘请看公事、办稿的幕客。按职掌有不同的名称，管刑事、典礼的叫“刑名”，管税收、工程的叫“钱谷”。这种专业，一般称为“做幕”、“幕道”、“做相公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稿案——公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傧相——应雇给喜事人家辅导新郎新娘行礼的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察院——御史出差办事的地方叫“察院”，各省学政最初多由御史出任，故各地建以供学政举行院试的场所也叫“察院”。有察院处，童试多借地举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安庆七学——安庆府管辖六个县，六县的县学加府学，共为“七学”。这里只是指向知府覆试七处童生。第三十六回“合考入学”，指学政考试应天府学及所属七县县学的秀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穷——务求分晓地深入钻研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举动——这里同发动、发作，就是发病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陛见——宫殿的台阶，叫“陛”，“陛见”就是见皇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中宪大夫——文职官员的封典，分十八级，各有名目，“中宪大夫”是第七级的名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布政使司的衙门——这是口头简略语，指布政使司衙门里的书吏，这种吏缺可以卖给别人顶替，所以下文又有“把布政使的缺都卖掉了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喇子——意指无赖、泼皮、难招惹和泼辣。妇人而有这个绰号，是形容她的这种性格。第二十九回的“喇伙”也是同样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候选州同——“州同”是知州的辅佐官，“候选州同”是已取得了州同资格而还在等候吏部选用的一种空头官衔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恨如头醋——初制未搀水的醋，味酸苦极不可耐。说“恨如头醋”，是说其人可恶如同头醋，即恨得切骨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日头趖（suō）西——就是日偏于西的意思。“趖”，行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清白——这里是清楚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十个力气——武试中，以弓的劲度来测验考生的挽力，每十斤唤作“一力”，“十个力气”就是一百斤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制子——一种练力气的人用的有一定标准重量的器具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摆着糖斗、糖仙，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席——用荤素食品或糖做成各种人、物像（例如斗、八仙），上饰以彩，放在酒席桌上作为装饰品的，叫做看桌；“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席”是指除戏酒外，还陈设有这种看桌的大排场的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